

夜 半 孤 读 恐 怖 小 说 短 篇 系 列



恐怖故事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幽 灵◎编译

吓破你的胆

X i a P o N i D e D a n

真的，这书别讲给孩子听。记住，没男友在身边不许看
还有，我知道连我也不信它。但是，我还是担心你的心脏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夜 半 孤 读 恐 怖 小 说 短 篇 系 列



恐怖故事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幽 灵◎编译

吓破你的胆

X i a P o N i D e D a n

真的，这书别讲给孩子听。记住，没男友在身边不许看
还有，我知道连我也不信它。但是，我还是担心你的心脏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吓破你的胆/幽灵编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2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ISBN 7-106-02125-3

I.吓... II.幽... III.恐怖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535 号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吓破你的胆

编 译: 幽 灵

责任编辑: 安 刚

封面设计: 李 栋

版式设计: 韩树杰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i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40 千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125-3/I·0495

定 价: 63.00 元 (全三册)

前言

前言

眼下,有不少“鬼屋”出现在大都市里,没有灯光,只有黑暗,当然还有青面獠牙的“鬼”迎面扑来,随着一声尖叫,灯亮了……人们压抑不住内心的猎奇心理,纷纷进去体验一番,当然,为了追求一种全新的刺激,我们不妨把这种做法暂且叫做“走近鬼魂,吓破你的胆。”

在黑夜里,如果真的感觉有“人”跟着你的话,千万别回头,虽这么说,但人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知道后面有“人”,人们越不知道它是谁,就越想知道那到底是哪位,想看却不敢回过头来看,心理极为矛盾,浑身发抖,汗毛直立,出了冷汗,“吓死我了”随口而出。不过人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和所谓的“鬼魂”打过交道,只是自己吓自己罢了。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一番与鬼魂打交道的感觉,不妨找来一本关于鬼魂的故事,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深夜拥被读鬼书”,不过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我说的一切也是假的,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胆小的人。

《吓破你的胆》将会把你带入一个吓人的世界,并借助你的想象和幻觉,营造一个你自己的“鬼屋”,让你真正的体验一下什么叫“毛骨悚然”!

本书讲述了撞不死的女鬼、半夜惊魂记、穿白雨衣的女人、鬼老板、与鬼魂打交道的人、半夜鬼喊我、倒着走路的女鬼、阴魂不散的钢琴师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到处充满了危险,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故事里面有狗叫,有半夜吱吱嘎嘎的开门声,有身穿白衣的身影,有半夜传来微弱的歌声……





- 1 心理忏悔的鬼魂 (1)
- 2 惊悚的鬼宅 (7)
- 3 我的灵魂出了壳 (43)
- 4 撞不死的女鬼 (50)
- 5 伦敦街上的夜游神 (54)
- 6 半夜惊魂记 (75)
- 7 亡灵 (86)
- 8 穿白雨衣的女人 (93)
- 9 提格驮尸记 (99)
- 10 鬼老板 (110)
- 11 梦游男士 (114)
- 12 哥朗热庄园的鬼魂 (136)
- 13 与鬼魂打交道的人 (143)
- 14 半夜鬼喊我 (163)
- 15 鬼影 (169)
- 16 雪野游魂 (179)
- 17 心里有鬼 (189)

目 录

- 18 克洛尔幽灵 (196)
- 19 血咒 (212)
- 20 捉鬼记 (219)
- 21 巴吉的鬼魂 (231)
- 22 活不了的天使 (249)
- 23 魔钟 (253)
- 24 死魂的影子 (272)
- 25 与吸血鬼一起跳舞 (289)
- 26 死尸的投诉 (295)
- 27 灰色的魂灵 (302)
- 28 倒着走路的女鬼 (311)
- 29 维尔小姐显灵记 (314)
- 30 阴魂不散的钢琴师 (323)
- 31 守尸者的疯狂 (337)
- 32 尸爱 (348)

1 心理忏悔的鬼魂

有些故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可能听说过,但故事的寓意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是圣子降临 1858 年的除夕之夜。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覆盖了圣劳伦斯河流域,也给河北岸从蒙特利尔到倍斯尔的道路遮上了一层厚实的雪衣。平滑的道路像一面威尼斯镜子。这儿可以看见河域教堂这阔绰的农场主的儿子策马奔腾,马铃丁当,划破静寂的雪野。

这天晚上,我呆在老约瑟夫房子里,这所石头砌出的房子坐落在拉圭特立教堂和拉奴艾之间。

这天晚上老约瑟夫家里有舞会,丰盛的晚餐结束后,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快乐无比。

除夕之夜享食盛宴是加拿大的习俗。这时,人们互相祝福、问候,不管认识与否,不管对方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还是幸福。

十点多了,孩子们的困劲爬上来,一个个倒在厨房大炉子旁的野牛皮上面。只有孩子的母亲和年轻人想多熬一会儿,他们要在子夜时分相互祝福一个欢乐吉祥的新年。

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犯困地看着大人闲聊。突然她站了起来,跑过来吻了吻她那差不多百岁的爷爷的额头,以一种

令人不好拒绝的口吻说：“好爷爷，求你再讲一遍你的那些鬼故事，你遇到的那个不幸的詹·彼尔·勃德里，连上帝都怜悯他，真是太悲伤了。你去年的这个时候讲给我们听的，求你再讲一遍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熬到午夜了。”

“哦，对，爷爷，讲讲那个除夕之夜的故事吧。”大家齐声嚷嚷道，他们几乎全都是他的孙辈后代。

“孩子们，”盛情难却，白发苍苍的老人开始用颤颤的声音说话了：“许多年来，每年的除夕之夜我都给你们讲我年轻时的故事。我真的老了，也许今晚是我最后一次讲给你们听故事了。注意听了，听听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是怎样严厉惩罚那些在困境中旅行的人拒绝帮助的人。”

老人往炉边靠了靠，孩子们把他围在了中间，他开始讲述了。

在 70 年前，我还是一个 20 岁的小伙子的时候。

按照父母的嘱咐，一大早我就去蒙特利尔买几样东西，还要买一个牙买加大坛子，家里急需它在除夕之夜招待宾客用。到下午三点我办完了事，就准备带着鼓腾腾的大包，从拉努艾公路返回。我想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家，便催马扬鞭一路飞跑，路上还算顺当，五点半时，我来到岛边的岔路口，看见上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各种迹象预示一场暴风雪要来了。我走上岔路口，还没到雷彭梯尼就狂风大作。我以前也见过凶猛的暴风雪，但从没记得有这么可怕，一时天昏地暗风雪弥漫，又没有什么路标，我简直无法沿着路走下去。黄昏时分我跌跌撞撞走到圣·苏佩斯教堂，四周一团漆黑，暴风雪狂烈地吹打着，再也不能往前行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具体身处何地，大概是在老罗比拉德庄园附近吧。当时我只能把马拴在路旁的木桩上，然后再想法找个房子避避

这大风雪。我找了好大一会儿,在几乎就要丧失信心的时候猛然发现路的左边有一个半掩在雪中的破房舍,这个房子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想这是一个废弃的房子,便费了很大的劲趟着雪堆走过去。原来这里还有人居住,门紧闭着,透过窗口看见里面的炉子冒着火苗。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了脚步声走到了门前,随着习惯的问话“谁在外边”,我作了回答,打着寒颤告诉主人说我迷路了。里面立刻传出开门的声响,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他把门慢慢地打开,以便少进来点冷风。我抖掉身上厚厚的积雪走进了屋里。

“热烈地欢迎你。”主人礼貌地的握着我手,帮我摘了帽子,解掉束腰带。

我简短地说了为何走到了这里,感谢他的热情,并喝下一杯暖身的白兰地。主人请我坐在屋角一个有点松垮的凳子上,然后又出门照看我的马匹和行李。把它们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自觉地打量起这间房子里的奇怪的摆设。屋角一张不大的床上铺着一张水牛皮,这一定是一个弯腰驼背老人的床。一杆来福枪挂在茅屋顶方的木梁上,这条老枪看上去能追溯到法国占领时期。几个鹿头、熊头作为狩猎的战利品挂在墙上,炉旁孤零零地竖着个橡木桩。躲雪的人找到这里,那个凳子恐怕是主人唯一可以提供的坐处。

当时我想,这个人是谁呢?我认识不少人,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居住在圣·苏佩斯教区的中心地带,却像个野人一样生活,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这时,主人进屋了,没说一句话就坐在我对面的炉火旁。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和我父亲一样熟悉这个教区,

可今天才发现这里还有这座房子,只是我又不认识你。”

说完这番话,我望着主人。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透出一种野猫眼式的萤火。他看了我几眼而没有回答我的话,而他那具有穿透力的注视反倒使我不由自主向后拉了拉凳子。

寂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主人仍是那样直视着我,眼睛像烧红的煤炭。

我鼓足勇气又问他的名姓。这次,我的询问使他站了起来。然后,他又慢慢地朝我走近,把手放在我颤抖的肩上。他开始说话了,声调像烟囱里发出的哀鸣呜呜沉沉。

“年轻人,你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认识詹·彼尔·勃德里,一个曾经是这个教区最富有的人。好吧,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的造访使我免除了炼狱的熬煎。五十年来,我一直在遭受炼狱烈火的焚烧,直到今天上帝对我的惩罚还没结束。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风雪交加之夜拒绝开门接纳一个精疲力尽饥寒交迫的过路者的人——詹·彼尔·勃德里。”

我一下子感到头皮发麻,膝盖发软,浑身像寒风中的杨树叶一样颤抖。

老人并不理会我的恐惧,继续慢慢讲下去。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比英国人来到你们的教区还要早得多。我家境殷实,就住在今晚你来的这间房子里。像现在一样也是除夕之夜,外面风雪交加,房子的石头好像都要冻裂了,我独自守着火炉,它为我驱除寒冷,使我享受到温暖的抚慰。有人敲门,但我犹豫着没去开门。如果是贼,知道了我的财富,没准儿会顿生强盗之心,甚至还会杀了我。

我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一会儿敲门声就没有了。我便去睡觉,直到第二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来的是两个村里人,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凶狠地喊叫。我马上起来想教训他们,但一开门,我看见门前躺着一位僵硬的年轻人,他已经死了,显然是因为饥寒交迫极度疲劳而被冻死的。爱恋财富之心使我造成了他的不幸死亡。他来敲门想寻求帮助,而我无动于衷,事实上成了杀他的凶手。我悔之不及,简直要疯了。

在庄严肃穆的安魂曲中我们安葬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然后我把财产分给了我的穷邻居。乞求上帝恩赐我以死赎罪。两年后我在自己的屋内自焚,去上帝那里承担我在尘世上的作为。

此后的每年除夕我都返回世上等待路人求助,使我能热情地接待他,这对我是一种恩赐,我四五十年来,我尊奉上帝的旨意来到这里,度过每年的最后一天,却从没有遇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敲我的门。今天晚上终于等来了你,上帝宽恕了我,你使我解除了炼狱之火的灼烤,我将永远祝福你。相信我的话,不论在这里发生什么,我都会跪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的。”

那鬼魂仍然讲下去,而我却又惊又怕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路上,拉圭特立教堂就在我的面前。

风雪歇息了下来。在另一个世界的小屋主人的指引下,我沿着拉努艾大道回家了。

午夜一点,我回到了家里,恐惧使我还止不住在发抖。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聚在一起的宾客。

我的父亲神情镇定,他要我们跪下来祈祷,我们心怀感恩地诵颂经文,感谢上帝的特别恩宠使我获此难得的体验,祝福等待如此之久的痛苦灵魂早日得以拯救。从那时



起——我的孩子——我们从不忘记乞求圣母让那些身遭风雪困难的旅人的心灵得到温暖和安慰。

几天后我去了圣·苏佩斯,告诉牧师我的这次经历。我在此了解到,教堂确实记载着一个叫詹·彼尔·勃德里的悲剧性的死亡。他的土地就在这个教区,被一个叫彼尔·桑斯勒格勒的年轻人占着。后来那个教堂的牧师给我这样说:上帝无所不在,让我们赞美他的伟大吧。

2 惊悚的鬼宅

我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想不到吧！上次分手之后，我在伦敦市中心发现了一栋闹鬼的房子。”

“真有其事？闹什么东西？鬼魂吗？”

“我还说不上来哩。我只晓得六个礼拜之前我和妻子到处寻找备有家具的寓所。在穿过一条僻街时，看见一家窗户上面贴着张告示：‘出租公寓，家具齐备’。条件正合适，我们走进房子。房间很不错，就租了一个星期，可第三天就退了房子。我妻子无论如何都不想继续住下去了，我亦有同感。”

“你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对不起，我既不想让你笑话我疑神疑鬼，也不想让你凭空接受我的看法，你得自己去体验一番。我只想告诉你，真正使我们退避三舍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当时我们头脑根本没发热，而是因为我们每次经过一扇房门时都会强烈地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尽管门旁边空无一物。而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生平头一次和我妻子的想法不谋而合。她虽然不够聪明，我却同意第四天一定搬家。就这样，第四天上午，我找来负责管家并照应我们的女仆，告诉她我们不太习惯，不想住下去了。她毫无表情地回答：‘我明白了。你们比其他客人住得更长一些；在此之前，



很少有人呆过两晚，只有你们还住了三个晚上。我想他们对你们很客气了。’

‘他们，说谁呀？’我平静地问道。

‘怎么，不就是那些在屋里神出鬼没的人吗？管他们是谁，我不怕他们。许多年以前，我住在这屋里时，就认识他们。当时我还不是女仆。可我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要了我的命，我不在乎。我年纪大了，总会死的，那样就能和他们见面了。不过，我不会离开这所房子。’女仆不紧不慢的低沉语调让我感到敬畏，同时也打消了与她深谈的念头。我付了一个星期的房租，我们对如此低廉的房租均感满意。”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我最喜欢在闹鬼的地方睡觉，你一定要把你们灰溜溜逃离的那家房子的地址给我。”

我朋友把地址留给了我。分手后，我直奔那家公寓，想弄个水落石出。

它坐落在牛津街背面的一条萧条而不失雅致的街道上。大门关着，窗户上没贴告示，也没人应门。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在附近捡锡罐的小男孩对我说：“您找这屋里的人吗，先生？”

“是的。听说有房子出租。”

“租！——别说了，女管家去世了。已死了三个礼拜了。尽管吉先生出价很高，也请不到人来看房子。他叫我妈妈来当杂工，每星期一英镑，就打开窗子透透气，我妈妈都没答应。”

“没答应！为什么呢？”

“房子里闹鬼。人们发现女管家死在床上，睁着双眼。听说是魔鬼扼死了她。”

“啊,你说起吉先生,他是房东吗?”

“是的。”

“他住哪儿?”

“在 G 大街的什么地方。”

“他在干什么,经商吗?”

“没有,先生。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等人。”

我给那小男孩一点儿小费,然后去吉先生的住处。G 大街离闹鬼的房子不远。我运气很好,碰上吉先生在家。他上了年纪,外表精明,举止不凡。

我直截了当通报了我的姓名和职业,又说我是特意到这个闹鬼屋而来的,希望亲自对这栋人们众说纷纭的房子进行一番侦察。如果他能租给我住,哪怕只是一宿,我也将感激不尽。无论他需要多少租金,我都愿意破费。吉先生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房子您尽管使用,住多久都悉听尊便。房租不成问题,那些怪事闹得房子一文不值,如果您能查出原因,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哩。我租不出房子,因为找不到佣人去收拾,也没人愿意看门。问题就在于房子里有鬼,白天夜晚都有,只不过在夜晚更叫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三个星期前去世的老女仆是我从感化院领养的一个孤儿。她年幼时与我家有些瓜葛,家境不错时曾经租用过我叔叔家的房子。她受过优良教育,意志坚强,是唯一答应我留守那栋房子的人。自从她突然去世、验尸官在左邻右舍大肆宣扬之后,我就死了那条心,决定不再另找管家了。如果有人承担地方税和国家税,我宁愿免费租给他住上一年。”“这座房屋倒霉多久了?”

“那我可说不清楚,好多年了。老女仆说三四十年前她住的时候房子就在闹鬼。实际上我一生都在东印度公司上

班。去年我返回祖国，来继承我叔叔的一笔遗产，那栋房子就是其中一部分。我发现房子关着门，没人住。别人说房里有鬼，没有人愿意租。我对这些无稽之谈置之一笑，花了一些钱重新粉刷了墙壁，修整了房顶，又添置了部分新家具。然后做广告，招来了一个住一年的租客。他是一个退休后拿半份工资的上校军官。他携着家眷，一儿一女和几个仆人。第二天早上他们全搬走了。尽管众人说法不一，反正都是同样可怕的东西。上校违背租约，但是我凭心而论，又不想责怪他。

接着我让刚才提到的老妇人去看房子，并授权叫她出租。没有一位客人超过三天的。对他们的故事我不想一一讲了，绝对没有两个人重复同一个怪象。你最好事先考虑清楚，进去，并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您自己从未想到过在那房子里住上一宿吗？”

“我试过，有一次大白天我单独在房子里呆了三个钟头，结果不仅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反而使之消失殆尽了。后来我就再提不起这种兴致。先生，你可不能怪我说得不够坦白；除非你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坚决的意志。我直言相劝，你还是不要在那儿过夜的好。”

“我的确兴致盎然。虽然只有胆小鬼才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盲目吹嘘。我的意志早已在无数次危险之中得到锻炼，我可以依赖它，即便是一座闹鬼的房子。”

吉先生不再开口，拿出房子的钥匙，递给我。对他的坦率以及温文尔雅的让步，我满心感激，如获至宝地捧着钥匙离开了。

我急于早点尝试。刚一回家，我就召来我的贴身仆人，一个天性活泼、无所畏惧又不信鬼神的年轻人。

“弗,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德国古堡因为没碰到神出鬼没的无头幽灵而垂头丧气的情景吗?来吧,我听说伦敦市也有一处在闹鬼,我有理由相信确有其事。我想今晚就去那里过夜。据我的消息,今晚肯定会有什么东西现身或显声,说不准还相当恐怖。如果我要你同行,你认为自己能靠得住吗?”

“先生,请您相信我。”弗乐呵呵地说。

“很好,这是那座房子的钥匙,还有地址。你先去,给我挑一间中意的卧室。屋里已好久没住人了,你得生好壁炉,清扫床铺,准备好蜡烛以及燃料。把我的左轮手枪和短剑带上,你也得带上枪;如果我们打不过幽灵,只好自认倒霉。”

白天我忙于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就无暇细想这件事关名誉的夜间探险。我很迟才一个人用餐,还边吃饭边看书。我选读了一篇麦考利的杂文。我决定把这本书也带上,其可取的风格和朴实的题材足以防御迷信和狂想的侵袭。

就这样,九点半钟我揣上书,悠闲自在地走向鬼屋。我带了一条心爱的狗。它异常敏锐,胆大,又机灵,喜欢夜晚在陌生的角落或过道里捕捉老鼠。寻找幽灵正好需要这样一条猛兽。

夏日的夜晚,凉风阵阵,天空飘着淡淡阴云,然而,一轮弯月依旧发出朦胧的月光。如果半夜后云消雾散,月光会更加明亮一些。

我来到门口,敲门,仆人满面笑容地把门打开。

“一切妥当,先生,非常舒适。”

“噢!”我失望地问他:“你看见或听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是的,先生,我承认听到过一种奇怪的声音。”